

1864—1871 年间伊犁农民暴动的回忆

佟玉泉 译

1755 年，高宗皇帝（乾隆年间）派遣的汉满部队在阿睦尔撒纳的协助下，进入了准噶尔盆地的伊犁地区，并在同年打败准噶尔汗达瓦奇之后，将富饶的新疆纳入了大清帝国的版图。乾隆二十五年（1760），为了开拓这一地区，从新疆南部迁移来 6000 名带家眷的塔兰奇（种地人）人。这些塔兰奇人被安置于伊犁河南北两岸建成的 80 个村庄中，以种地为生，同时他们还被派去参加建设城堡的工程。他们建造的有：离现今中俄边界线 53 俄里处的惠远城—伊犁将军府所在地，这里驻有从中国内地来的 4000 名旗兵；另一个是离固尔扎（今伊宁市）10 俄里处的坚固要塞巴彦岱，驻扎的是从热河调来的 2000 名清兵。乾隆二十九年（1764）自黑龙江地区和奉天调来了 1000 名翁科尔（即鄂温克）和达斡尔人，他们后来被称为索伦人，另外还有 1000 名锡伯人（锡伯是满族的同族人，Ф·В·穆罗木斯基在《俄国研究中亚和东亚委员会通报》第 7 期所发表的文章中称，锡伯人认为自己的发源地在东北的齐齐哈尔和伯都纳）。后来，清政府开始将在内地犯罪的汉民也流放到伊犁地区。至于东干人，他们并不是被强行遣来的移民，而是在各个不同时期自愿移居到伊犁的，到上世纪 60 年代，在伊犁爆发动乱时他们的人数已近 3000 人。

由于清政府的有效措施，满、锡伯、索伦、汉和塔兰奇人很快遍布整个伊犁地区。其中汉族的成分因有犯人而极为复杂。在这里，占统治地位的是满族的旗兵。锡伯和索伦是这里的特种兵，他们拥有大片耕地，自种自食，并没有成为塔兰奇人的负担，反而和他们相处得十分友好。然而，满族人却骑在了塔兰奇人头上，塔兰奇人每人必须养活一名旗兵。当时他们不像现在听从于乡官，而是必须服从于清朝官员的直接管辖。于是，塔兰奇人一到伊犁地区就肩负起了养活城里满族人的重担。那些流放来的汉族人以种种借口来欺压塔兰奇人。汉人同样跟东干人也经常争吵。朝廷官吏更是欺压穆斯林信徒，且厚颜无耻地收受贿赂。就常（清）将军本人也是受贿之能者，故塔兰奇人称其为“常袋子”。正是在其任内发生了伊犁暴动。

到了上世纪下半期，这些恶劣情势便成了塔兰奇人和东干人与旗人、汉人产

生对立情绪的重要原因。于是伊犁地区便成了 60 年代初期酝酿在全疆范围内发动大规模农民起义的良好土壤。现在缺少的只是点燃的火种了。1864 年流放人员对惠远城回民的袭击便成了这种导火线。这里的东干人纷纷逃到固尔扎城投靠塔兰奇人，于是就爆发了整个伊犁地区塔兰奇和东干人的起义。

塔兰奇之星开始闪闪发光，他们打败了伊犁地区的满族人和汉民，成立了自己的小王朝，在随后的几次冲突中也打败了自己原先的同盟者——东干人。

有趣的是：如今塔兰奇人自己都觉得惊奇，当时人们是如何做到了这一切。当我问起塔兰奇人怎么能以如此简单的武器装备攻下城堡、拿下旗兵枪炮时，一位曾参加过当时所有对旗人和汉人战役的塔兰奇老人，也就是俄领事馆的塔兰奇阿克萨卡尔平静地回答说：“这是老天爷恩赐的。”这个以自己的伟业所鼓舞的白发老人补充说道，当时参战的满汉人连同锡伯索伦人总共为 200000 人（数字有误——译者），有 150 门大炮，而塔兰奇人和东干人一共才不到 10000 人。这当然有点言过其实了。在战斗中塔兰奇人和东干人并没有什么特别作为，而导致满汉人败北的原因有其他特殊情况。从我如下译注的关于 1864—1871 年间伊犁事件的满文资料中，可以看清这些特殊情况。

我当时住在固尔扎城，对上述事件产生了兴趣，于是就请我的八旗锡伯族老师将自己所知道的关于东干人和塔兰奇人暴动的情况毫无保留地给我写了一份回忆材料。这个锡伯人 1864 年时 17 岁，详细知道 1864—1871 年间东干人和塔兰奇人动乱，同时他也有几个老熟人是这一事件的见证人。这个锡伯人答应了我让其写回忆文章的要求，只是提出不要公开其姓名。他写作十分诚实、负责，丝毫没有夸张成份，反而多处指责将军的无能、无所作为和数落其他军官的高傲自大、胆小怕死且无任何指挥作战能力。这个锡伯人写作速度很快，所以文中有些地方重复和走题情况也在所难免。我在翻译的时候，将全文分成了 13 个部分，个别地方做了自己的脚注。翻译过程中遇到不明白的地方，我和他又一起通读原文，作者一一给我做解释。总的来说，作者写得较简单，但口头讲述时的情节比文字具体得多，就这样，我也得要重谢他所提供的资料。在那些不幸的年代，保全性命的满汉人并不多，而幸存下来的人大都也离开了人间。当时的锡伯见证人现在也不多了，再过个 10—15 年仅剩的也都不在世了。我认为，这一份锡伯人关于 1864—1871 年间伊犁事件的唯一满文资料很重要，所以决定将自己的译文

介绍给广大读者，以期大家以宽容大度的态度评论我的这一作品。

A. A. 迪亚科夫

1905 年 12 月 30 日于固尔扎城

В. п. 科特维奇（对迪氏文字的）注释：

1864—1871 年间，在伊犁地区爆发的东干、塔兰奇人暴动，导致了俄国对该地区的占领。对这一事件在欧洲史料中至今缺乏详细阐明的文献资料。看来，我们信息的唯一来源可能就是当地目击者的讲述了。目前我们手中有两份关于这方面的资料，提供这些材料的是伊犁地区的主要民族——汉人和塔兰奇人。第一份材料由中国官员刘宗汉（音）所写，由已故教授 В. П. 瓦西里叶夫翻译为《关于固尔扎城的陷落及其被俄国占领的两份汉文记述》，后发表于《俄罗斯通报》1872 年第 5 期上。Г. Е. 格鲁木·戈尔日麦络的《中国西部游记》（圣彼得堡 1896 年）的第一章摘用了该译文的部分内容。第二份资料是塔兰奇毛拉比拉尔所写的《Китаби-Газат дер мулки Чин》，该文于 1880 年在喀山以题为《穆斯林的反汉战争》、由 Н. Н. 潘图索夫印刷出版。这是一份没有翻译过的塔兰奇文的资料，当然利用起来有很多困难。好像有一份手抄的俄文译稿在 Д. 菲多洛夫编写《伊犁地区军事战略概述经验》（塔什干，1903 年）时利用了这个译文，看来就是比拉尔资料的摘录。

在这里所记录并讲述的同一个事件的俄译文资料是由伊犁地区众多民族中的锡伯族人提供。锡伯人十分不情愿地强行被卷进这次民族纠纷后遭受了严重损失。锡伯人的回忆录，对刘宗汉资料中关于亲大清政府阶层的作用进行实质性补充之外，也为弄清伊犁地区各个民族对两个敌对的民族所采取的不同态度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当然，在分析某些历史事实时，必须要考虑到作者所讲述的事件发生的时候他才 17 岁，而且写完这部回忆录时已经又过去了约 40 年。

根据（俄国皇家考古学会）东方部的要求，由我对 А. А. 迪亚科夫的译文与满文回忆录进行了校核，并经译者同意，对其个别笔误进行了更正。这样，现在这份译文更符合原文的内容了。同时，我也做了些注释，用以我姓名的首字母区分，其余注解，包括括号中的解释均为译者所做。

В. п. 科特维奇

译文（译自满文）

第一章 引发伊犁地区东干塔兰奇暴动的事因

同治三年（1864）东干起义之火蔓延到了天山南北地区。起义发源于库车和阿克苏等地，因为那里没有驻军，起义者毫不费力地一天之内便占领了这些城镇。然后，占领了古城（今奇台）、乌鲁木齐和玛纳斯，并且从古城到乌鲁木齐、又从乌鲁木齐到玛纳斯一路歼灭了所有兵站的清兵。占领这些地区之后，东干人继续向伊犁方向挺进，并占领了汉军驻扎的安集海兵站。当时乌鲁木齐和古城各有

满汉两个驻军，而玛纳斯只驻有汉军，伊犁地区的东干塔兰奇人密切关注着起义军的一切动向。

首先起来表示敌对情绪的是驻在喀喇乌苏（今乌苏）的伊犁东干人（喀喇乌苏，汉语称老城，地名兼城名，离惠远城 4 天的骑马路程。如果翻越博尔博松山脉，离玛纳斯有 370 华里。喀喇乌苏以南的山脚下当时和现在游牧的是归属于中国政府的土尔扈特蒙古人。塔兰奇人统治伊犁之后，这些人就臣服于塔兰奇苏丹了）。这时在那里种地的汉人只好跑进驻有美音安班率领的绿营的要塞中藏起来（美音安班即领队大臣，额鲁特、察哈尔、锡伯、索伦营的所有领队大臣均由满族人担任）。

伊犁常将军得知喀喇乌苏的危情后，随即派去了援兵，其中包括由锡伯、额鲁特和察哈尔人组成的骑兵 3000 名，绿营步兵 2000 名，从中国内地流放到伊犁地区的犯人特种步兵 3000 名。因为犯人参战镇压暴动可以立功赎罪，另外在战乱中可以抢劫东干人财物的心理促使下，又有 3000 多名犯人自愿加入了这个 8000 人的队伍。伊犁将军任命额鲁特营的领队大臣为这支队伍的总指挥。他率领援兵于同治三年（1864）7 月初从惠远城出发，随军同行的还有四位穆斯林大毛拉。根据将军的交代，由四位毛拉向叛乱分子进行开导规劝，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能动用武力。

伊犁援军来到喀喇乌苏之后，扎营于城北。第二天派四位毛拉前去与东干人交涉，但穆斯林们拒绝妥协。这样僵持了几天。在这期间，东干人带着妻室躲进了城堡北门外大街上的礼拜寺中。（东干人居住在城外的特区里。东干人和伊犁援兵交战时，城里驻军出来支援伊犁援军。后来伊犁援兵败北返回伊犁，城堡被东干人攻破，驻军全部被杀）。礼拜寺四周有厚厚的土墙，伊犁援兵攻了两天也无法攻进去。到第三天，援兵将大炮架到大门上，一声炮响使东干人十分惊慌。面对这样毫无出路的情况，也顾不上自己的老婆孩子，放火烧起了礼拜寺，准备自己跑掉。但是，这时突然从西边飘来乌云，下起了大雨，雨水即刻浇灭了已经燃起的大火。伊犁援兵在雨中没有去攻打礼拜寺，领队大臣带领队伍回到了野营地。第二天，伊犁援兵正准备进行决定性攻打时，东干人派来了四五名毛拉，手上拿着归服的求和书。伊犁援兵的总指挥表示，如果他们真能诚心诚意地认错归顺，那他可以代表将军保证宽恕他们，并限他们三天之内缴出所有武器。听完总指挥的表示，毛拉们走了，而领队大臣认为叛乱就这样平定了，于是就命令外出办事和拉运粮草的官兵再不必带武器。

当时，7 月底正值麦收季节。麦子已割完，但汉族农民还没有来得及将麦子从地里拉回来，东干人就闹起来了。汉人纷纷跑到城里躲藏起来，他们在那里吃的是领队大臣发的库存粮，这样以来伊犁援兵就不够吃了，所以他们必须到地里收割麦子做口粮。

这时有消息说，玛纳斯和乌鲁木齐的东干人前来支援喀喇乌苏的起义者。于是喀喇乌苏的东干人以各种借口拖延上缴武器，而伊犁官员却蒙在鼓里什么也不知道。

伊犁援兵的领队大臣为保护自己队伍的安全，向安集海（安集海站位于喀喇乌苏以东 210 华里处，距玛纳斯 160 华里）派出了骑兵 3000 人，并由流放汉民组成了 1000 人的步兵队伍。这支先遣部队到安集海在一块开阔地带扎营住宿，也未采取任何防备措施。到黎明时分，玛纳斯和安集海的东干人悄悄潜入汉军营地，砍杀还在睡梦中的官兵。骑兵虽然骑上了马，但只有骑上好马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回到了大本营驻地；骑上驽马的被东干人赶上追杀，汉人步兵也全部被杀。

从安集海逃回的汉兵到达的第三天，并在喀喇乌苏的伊犁援兵正恐慌不安之际，玛纳斯的东干人赶到喀喇乌苏袭击驻军大本营，并俘虏了不少人。虽然整整打了一天的仗，但双方都未能获胜。所以伊犁援兵晚上返回驻地时，东干人也没有追击他们。但是，因为没有向伊犁援兵提供口粮，使其情况非常困难，于是他们当晚就开始逃回伊犁。首先开始跑的是跟上来的汉兵。军官们无力阻止士兵逃跑，后来他们也跟着跑了。再后来，锡伯、额鲁特和察哈尔蒙古人也分成零星小队回到了伊犁。几乎所有回来的人都想办法躲藏了起来，以免被将军惩罚，最后去见将军的只是个别领队官员。

驻在伊犁河南岸地区的锡伯人，将希望寄托于持中立态度的塔兰奇人身上，当他们取最近的博尔博松山路来到固尔扎城以东的塔兰奇人居住区时，却被他们杀了个尽光。

随后，居住在伊犁地区惠远城、绥定、固尔扎以及许多城镇和乡村的穆斯林都纷纷起来闹事。这时北京当局决定解除常将军的职务，任命塔尔巴哈台和贝安班（和贝安班即参赞大臣，是将军的顾问）明（绪）为伊犁将军。

同治三年（1864年）10月10日，惠远城的东干人设宴邀请将军、参赞大臣、领队大臣等前来做客。多数人害怕，都不愿赴宴。但是，将军强调，如果拒绝不去，表明大臣们胆小怕事，等于火上加油，所以要求凡是被邀请的人都得前往礼拜寺参加宴会。结果大家都如约而去。吃完饭，大阿訇起来对将军说道：“我们穆斯林人100多年来一直是满洲国的忠实臣民，请求将军大人保护我们。现在流放的犯人经常歧视我们，他们在自己的寺庙里磨刀霍霍，还说什么要‘吸干我们的血’”。将军安慰东干人说，这是因为伊犁地区的铜钱不够用，是根据他的命令他们在打磨已铸造出来的钱币，他们对东干人并不怀有什么阴谋诡计。但不论怎么安慰，东干人还是流露出了敌对情绪。所以将军、参赞大臣一走出礼拜寺就赶紧乘坐各自的车跑回了城里。

第二章 伊犁地区东干塔兰奇暴动的爆发

惠远城北门外有个集市，那里是东干人和流放犯人居住的地方。上述宴请过了两天后，发生了东干人和犯人之间的纠纷。东干人手拿长矛，骑着马打闹着来到了城下，东干老少妇幼都跪倒在地上哭着企求保护他们，到处是一片混乱景象。将军、大臣们听到吵闹声，上到城墙，问起事因。拿刀骑马的东干人回答说，他们并没有什么恶意，拿刀枪的原因是自卫，以防犯人将消灭他们。于是将军允许他们到城里受庇护，东干人纷纷下马，牵着马进了城。

但就在这时，和东干人同住在集市区的流放犯人，从北边追上来，在城门下杀死了许多东干人，没有被打死的骑上马逃走了。这些人连跪着求饶的妇幼老弱都没有放过。这次事件之后便爆发了伊犁地区东干塔兰奇人的起义。

在此之前，东干人就已约好，惠远城的东干人首先将于10月24日发动起义，其他穆斯林民族随后跟着行动起来。

汉人得到了正在酝酿中暴动的消息，但没有相信拿着刀枪向将军请求避难的东干人这一诡计的真实性。他们只想即刻杀光东干人，将暴动镇压在摇篮中。但是，他们没有能够于10月24日消灭惠远城的东干人，反而更加快了即将来临的大规模流血事件。

10月12日深夜，住在惠远城喇嘛庙附近的东干人杀死了庙里的所有喇嘛，只有大喇嘛逃到伊犁河南岸的锡伯营里了。也在同一夜，即12日夜，在固尔

扎城也发生了暴动，住在那里的汉族商贾全部被洗劫。

塔兰奇穷人全部跑到了叛军队伍一边，只有少数贵族上层尚保持着中立态度。顺便要说的是，一个名叫买孜木杂特的塔兰奇阿奇木伯克是吐鲁番人，他和其他几个知名人士并没有追随叛军。忠实于清朝当局，对阿奇木伯克来说是有好处的，这样他可以被提升为塔兰奇的首领，并获得 2000 两银子的年薪。伊犁暴动那夜买孜木杂特阿奇木伯克因公正好在将军府所在地惠远城里。

10 月 13 日，伊犁将军从各地向惠远城调来救援部队，协同汉人一起围攻东干人的居住区。经过三天艰苦围打，最后把东干人驱逐出了集市区。有些东干人带走了自己的老婆孩子，没有能带走的就自己开枪打死了亲人。东干人都纷纷跑到了固尔扎城。将军下令停止追杀东干人和抢劫已空无一人的东干人家园。

当时锡伯营总管是四牛录人德格都。10 月 12 日发生暴动那天，将军令其带兵过伊犁河去占领喇嘛庙（上已述过庙里的僧人全部被东干人杀光）。10 月 16 日，锡伯营总管带领数百名官兵过伊犁河来到了喇嘛庙附近。在此同时，逃离惠远城去固尔扎方向的东干人也来到了这里，锡伯营总管为了提防随部队空手来寺庙捡财物的锡伯百姓不要受伤害，向东干人派去一名锡伯人，请他们的阿訇出来谈判。阿訇来了之后，总管递给他鼻烟壶以示尊敬。阿訇告诉他，东干人之所以起来造反是实在不堪忍受满汉人的压迫。同时还补充说，直到在伊犁地区彻底消灭满汉人，他们绝不会放下武器。至于你们锡伯人，我们东干人是不会动你们的。锡伯营总管要求东干人在枯水期或冬季封河时不要过伊犁河，也不要攻打地处河滩四周毫无保护围墙的锡伯营五牛录和七牛录。东干人承诺绝不向锡伯营发动进攻，双方在友好气氛中结束了谈判。

锡伯营总管为自己与东干人的接触感到十分不安。也的确如此，真有个小人向将军打小报告说，德总管和叛军私通。于是将军下令把总管招到惠远城关了起来。同时把总管的护兵也抓去，要他交待总管投靠乱军的情况。他断然拒绝诬陷自己的长官。于是，将军又命令从总管的老家四牛录找来其兄弟和三位老人严刑拷打。他们只好交待总管确有变节行为。最后，护兵也不得不附和了那些人的口供。德总管就这样被关进了监狱，这时，伊犁将军为锡伯营派来了新总管。

第三章 伊犁将军与暴动分子的首次交战及巴彥岱要塞被围

同治三年（1864）10 月 25 日，惠远城的旗兵同锡伯、索伦营以及驻守在绥定的绿营炮兵团，从惠远城内出发向巴彥岱进军。这支联军在惠远城和巴彥岱之间的路上与东干塔兰奇叛军相遇。率领联军的都是些不关心士兵生活、冷酷无情、傲慢自大和不懂打仗的人，将军自己也躲在城里没有出面指挥作战。

充满复仇情绪的穆斯林人，向处于中心的旗兵发动了猛烈进攻，这些世代在城市养尊处优的满兵早已丧尽战斗力，连绿营兵也未能帮上他们的忙。满汉兵被打败了，他们的长官首先逃离了战场，随后其他官兵也都放下武器分期分批回到了惠远城。叛军所缴获的大炮、枪支弹药和其他武器大大增强了他们的战斗力。

至于索伦营，战斗开始时坚守住了自己所处的翼侧。虽然叛军没有靠近他们，但他们害怕穆斯林人打跑满汉兵以后从后面袭击他们，于是也放弃阵地撤进惠远城了。

在这次战役中，塔兰奇人手拿的只是带铁钉的木棒，而东干人的棍棒头上捆绑着的也只是剪羊毛的剪刀而已。

这次胜利之后，过去持中立态度的塔兰奇富人和贵族也占到了起义军一边。10月25日当天，起义军还占领了离固尔扎城8华里处的城盘子兵站。当时那里驻有绿营兵250名，其中有炮兵和5—10门小炮。

10月25日晚上，塔兰奇和东干约10000人来到了旗兵驻地巴彦岱要塞，并死死包围了它。塔兰奇人的总指挥是固尔扎人阿布杜拉苏尔·乔鲁阔夫，他的助手是塔兰奇八个村庄的起义军的头人哈里发夏木西丁·胡代库里诺夫。后来从塔什干来的乌兹别克人艾米尔汗和卓对塔兰奇人的帮助也不小。东干人的总指挥是回族人马义，塔兰奇名叫亚古尔，而他们中功劳最大的是汗佳阿訇，他以聪慧多谋和英勇无畏著称。塔兰奇人和东干人拿着木棒和枪来到巴彦岱后将其死死包围了起来，并在其南边筑起三个土台，上面架起了10月25日作战中从汉军手中缴获来的大炮。塔兰奇人以杀头来威胁，让在城盘子被俘虏的炮兵向要塞开火，将城墙的雉堞打掉。要塞中的旗兵也用大炮向他们进行了回击。早晚的炮轰尤为激烈，大炮的轰鸣声甚至传到了远在伊犁河南岸的锡伯营。我本人（回忆录的作者）也曾听到过这炮声。

11月17日，伊犁将军决定向巴彦岱派去由满、锡伯、索伦、察哈尔蒙古和哈萨克组成的联合支援部队。

至于蒙古人，他们的游牧区位于伊犁河左岸的南山地区，从锡伯营往南到他们居住区，路上要经过许多塔兰奇人的村庄，所以要把将军的命令送达他们那里或他们向惠远城派去增援部队都要冒很大的风险。经过研究，将军决定派出一名满营官员及其助手率锡伯营40名骑兵、两名锡伯官员—领催和阿拉哈哈凡、住在锡伯营的7名蒙古人和两名锡伯蒙古语翻译蒙善和兰果共53人的队伍，带着将军的命令去蒙古人的牧区。他们的任务是小心谨慎地通过塔兰奇村庄，把蒙古人一起带出来。这支队伍顺利通过了洪海山口，但并没有找到蒙古人，所以到第七天只好往回走。但是，这时嘎尔扎特（在哈萨克斯坦境内）的一个村、洪海的五个村和博罗的两个村的塔兰奇人，占领山谷后已挡住了锡伯兵的返程路。此时，12个塔兰奇村的首领即住在锡伯营以南嘎尔扎特的尚伯克托克拉克下令让路，允许这队人马过山。其实锡伯人的装备尚好，每个人都有弓箭，有的还有火枪，而塔兰奇人只有棍棒，且大都没有坐骑，因为这里的大部分人都骑着好马到伊犁河北和政府军作战去了。在这种条件下和锡伯人交战，对塔兰奇人并不利，所以他们耍滑头对锡伯人说：“我们是你们锡伯人的好邻居，永远不会对你们施坏。今天就住在这里，明天再带去我们给将军的文书。你们不用怕，我们是不会伤害你们的。”锡伯人不敢相信塔兰奇人，但是翻译蒙善向同胞们解释他们的种种怀疑，告诉他们托克拉克是他的好朋友，锡伯人完全可以放心地在这里过夜，第二天继续行军，路上万一有什么麻烦，他们手中有的是枪。

这时，他们都下了马，塔兰奇人走上前来，开始和许多过去就认识的熟人握手打招呼。因为锡伯和塔兰奇是近邻，共同耕种同一块土地，相互之间处得十分融洽，且有不少塔兰奇人给锡伯人当雇工。这也是此时锡伯人轻易相信塔兰奇人的原因。锡伯兵刚放下武器，塔兰奇人便蜂拥而上，夺去他们的武器，加以棍棒相打，将锡伯兵全部消灭。只有一个年轻的蒙古人得以死里逃生。

塔兰奇人想给没有被杀的蒙善剃掉发辫，叫其改信伊斯兰教。蒙善拒绝说，因为他的过错，使同胞们不幸遭殃，他一个人不能再活下去。托克拉克回答说：“至于我，是不想杀锡伯人的，但这是上帝之意，而你呢，还是把头发剃掉吧！”蒙善说：“难道羊还能变成猪吗？”这时，站在托克拉克背后的塔兰奇人，向和托克拉克并排坐着的蒙善头部一棒打下去就要了他的命。被打死的锡伯营官兵尸

体都弃置于戈壁荒野。这一悲惨事件的详情是塔兰奇人自己后来讲述的。

11月27日，伊犁将军调遣察哈尔营蒙古人和数百名哈萨克人来支援惠远城。察哈尔营蒙古人住在博尔塔拉，因在那里和来伊犁的路上没有塔兰奇村庄，所以顺利被调来援助。

后来伊犁将军又下令调动500辆锡伯营大轱辘牛车，并交给从喀喇乌苏战场跑回家的锡伯“苏拉”（闲散）来看管。将军本来打算用这些大车白天运军粮，晚上当作防护栏，但他的这一计划并未实现，因为那年雪下得特别大，车子在雪地里只能勉强移动，根本无法把车子拖到路边，更不用说拖到需要的地方。

11月27日，将军调集的1000名骑兵和数千名步兵从惠远城出发，开始向巴彦岱行进。他下令要支援巴彦岱驻军，但他自己却没有出城参战。指挥队伍的都是些胆小鬼，他们尾随队伍后面直发抖，整个增援行动如同游戏。在这种情况下能打赢仗吗？

队伍还没有进入战斗状态，大批东干人尤其是塔兰奇人向增援部队冲了过来。战斗一打响，察哈尔蒙古人和哈萨克人首先开始逃跑，随后所有满族军官也逃跑了。经过短暂的交火后，满汉士兵挤成了一堆，塔兰奇人闯入他们的队伍中，一顿乱砍乱杀，像割草一样把满汉官兵打倒在地。只有少数汉人和赶大车的锡伯人得以逃生。这次被汉军丢弃的大炮、枪支弹药，大大增强了叛军的战斗力。

至于在另一条路上行进的锡伯索伦营，因其以作战英勇著称，所以塔兰奇人未敢靠近他们。在正规作战中，锡伯人伤亡不多，主要是在小规模冲突或侦察活动中死的多些。总体上，锡伯人都很顽强，在作战中，强者总是护着较弱的战友。另外，锡伯兵不像旗兵，士兵中没有因吃不饱而面黄肌瘦的人，他们的坐骑也都喂养得很好。这主要是因为锡伯索伦的口粮由士兵们所属牛录的佐领提供，战马饲料——燕麦和苜蓿也都由在家里不服兵役的弟兄或亲戚们供应。我自己（即回忆录作者）也在伊犁河封冻时用爬犁到惠远城给三个当兵的叔叔送过马料。总之，挑选出来的锡伯索伦兵各个都是身强力壮的好汉。他们平时在自己的牛录骑马打猎，演练拉弓射箭，所以各个都是神射手。而满族人一百多年以来过着舒适的城市生活，早已没有尚武精神了，他们连弓都拉不动，放出去的箭就落在前面，力气不大，连塔兰奇人的厚棉衣都穿不透。养尊处优的满族军官不关心士兵的军事操练，整天只知讲究吃喝穿戴，过着淫乱放荡的生活。在这次与东干塔兰奇人的作战中，旗兵穿的都是厚棉衣，行动十分不便，而且那时他们都饿着肚子，因为惠远城已经没有粮食了。原先汉族官员在固尔扎城调集并计划运往惠远城的粮食，已全被塔兰奇叛军抢劫。清兵所骑的马，也因缺饲料在雪地里根本跑不动。

除上述战斗外，在从惠远城到巴彦岱的路上发生过大小不少冲突，如果清兵打败乱军，他们从来不乘胜追击，而塔兰奇人一旦打胜，一定追杀到底，直至打到清兵驻地。

在这灾难深重的年代，在伊犁将军周围尽是一些诽谤、诬蔑锡伯人的满族奸臣。个别有良知的人建议将德格都总管从监狱中放出来，让其带领锡伯官兵同叛军作战。于是将军把德格都叫来，问他能否打败叛军。德格都作为回答提出了如下条件：“如果我带兵不能消灭乱军，那就请将军杀我的头、灭我全族，乃至全四牛录的人。如果我能打败乱军，我要求将军大人向我保证，一定交出那些向你建议派出500名锡伯‘苏拉’赶着大车徒步去作战，导致全军覆没的罪人……”将军不愿再继续听下去，又把总管投入了大牢。后来，根据将军的指示，德总管在狱中被毒死，而对外说是自然死亡，并将尸体交给了其妻子和子女。

此次事件之后，住在城里的旗人和锡伯人之间的对立情绪更为加重。见面时

旗人称锡伯人为“乱军的同伙”。

整个事件发生的过程中，将军天天设宴作乐，很少关心暴动之事，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似的。在装修将军衙门的住房时，为防止冬天水结冰，抹墙的泥巴和刷墙的石灰都是用兑半的白酒和水和的。这样以来，相当部分粮食就拿去酿酒，莫名其妙地被将军糟蹋掉了。

伊犁地区所发生的所有不幸事件，其根子都在于伊犁将军及地方官员，跟塔兰奇人和东干人是没有任何关系的。军官不关心士兵生活，而士兵又不服他们。当发生暴动时，军官们并不主动带领大家奋勇杀敌，反而一见到起义者就往回逃跑。这样，他们虽然一时保住了自己的性命，但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最终会被消灭，他们的老婆孩子也会被乱军所俘获。

第四章 巴彦岱的陷落。满汉锡索人同东干塔兰奇之间的零星摩擦。汉军（绿营）炮兵团的覆没

这时，被围困在巴彦岱要塞的满族人坚持抵抗了三个月，而且在这期间消灭了不少敌军。但是到了同治三年（1864）年底，该地驻军的处境就非常艰难了。东干和塔兰奇人分成四个纵队昼夜不停地来围攻。

同治四年（1865）1月12日，汗佳阿訇宣布，穆斯林人必须在这一天把巴彦岱攻下来。他要东干人和塔兰奇人吃饱喝足，夜间也不让放炮。被困在城里的驻军，日夜得不到休息，个个非常疲倦。这一天军营里静悄悄。夜里10点以后，大家都死睡过去了。到了深夜一两点时分，塔兰奇人和东干人开始悄悄往巴彦岱城墙上爬，清兵睡得那么死，直到一半塔兰奇人爬上城墙后，他们才惊醒过来。他们纷纷拿起枪和弓箭予以猛烈回击。塔兰奇人见势慌乱起来，便开始从城墙上往下跳。

值得一提的是，在各次战斗中杀得最狠的是东干人。他们每次都以各种办法激励士兵们上前，如果不是他们，塔兰奇人是不可能占领巴彦岱和惠远城的。

这时，城墙外的艾米尔汗和卓拿起大刀开始向退却的塔兰奇人左右开弓，并指挥士兵们从已炸开的墙洞进城。于是塔兰奇和东干人终于在1月12日深夜攻进了巴彦岱城。当时，城里有2000名驻军，他们与起义军整整苦战了七天七夜，连妇女儿童也拿起武器来自卫。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了，他们几乎全被打死，只有少数活下来的妇女和儿童，被穆斯林人带回了自已家里。

巴彦岱陷落前，城里的四位佐领和领队大臣已经讨论了如何处置这里的粮食问题，有人提出将其放火烧掉，但是巴彦岱领队大臣说：“这些粮食都是塔兰奇人交上来的。乱军攻打巴彦岱已经一百多天了，惠远城离这里不到80里，在惠远城内，不算步兵就有10000人的骑兵团，他们都不前来营救我们，我断定乱军必将占领整个伊犁地区。既然如此，那就让他们吃去吧，让他们占领就占领吧，粮仓也就别烧了。”等到佐领们都离他而去后，领队大臣搬出保存在家里的火药点着，全家人葬身于大火之中。

住在惠远城的将军心里很清楚，塔兰奇和东干人的武器质量不好，并相信自己的火炮比他们的多，且威力也大。为了更加提高炮兵的威力，他又下令制造一门木质大炮。另外又让300多名12—13岁的男孩进行射击训练，将军称这些童子军为“飞虎队”。同治四年3月，这些孩子坐大车同部队一起前去参战。走在这支队伍最前面的是拖有生铁大炮的绿营炮兵队，他们还带了新造的木质大炮。

骑兵、炮兵走在队伍的前面，“飞虎队”紧跟炮兵的后面，向巴彦岱方向进发。不久他们来到了乱军驻地附近。当炮手们用木制大炮开火时，炮身突然爆炸，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当场炸死 10 多人。塔兰奇人眼见汉军的惨败，加强了自己的攻势，呼喊着重往前冲，把满族人全都打跑了。旗人一跑，炮手们也丢下大炮，跟着他们往后逃跑。

这时，“飞虎队”队员也纷纷跳下车，向塔兰奇人开枪射击，但最终因敌强我弱，且得不到自己人支援而只好开始撤退。他们一边往回撤，一边继续坚持战斗，但最终还是基本被消灭。只有三个十五六岁的男孩得以骑上马逃走。这一消息传到惠远城后，全城父老乡亲为之悲痛欲绝。

取得这一重大胜利之后，自信的塔兰奇人还迫使阿奇木伯克买孜木杂特也来参加反对将军的战斗。买孜木杂特不愿得罪满汉人，所以他嘱咐自己 700 人的队伍只放空枪不能伤人。塔兰奇人知道后便杀了他，买孜木杂特被打死后，塔兰奇人便另选一人当了他们的苏丹（买孜木杂特是被开拉和卓下令处死的，此后他本人才当了 35 天的苏丹。这里值得一提是：开拉和卓在杀死买孜木杂特的同时，还把买孜木杂特的好朋友乌布尔阿里也关进了监狱。而乌布尔阿里的哥哥夏木西丁·胡代库里诺夫是全塔兰奇部队的总指挥，所以人们称他为军事法官—卡孜阿斯卡尔。他下决心要为兄弟报仇。当时，开拉和卓并不受当地塔兰奇人的欢迎，因为他是外来的乌兹别克人，并且强占了塔兰奇人的不少土地。在这一事件中，开拉和卓也因为下令制作大炮，在塔兰奇中引起了不满：他曾下令制作一门用 12 张牛皮包起来的木质大炮，并装上一普特炸药和一普特子弹，一射击，炮身爆炸，当场炸死不少人。卡孜阿斯卡·萨布兰卡尔正好利用塔兰奇人对开拉和卓的这些不满，准备将他处死。卡孜从开拉和卓的军营中请假出来，假称到固尔扎城办私事。然后，派出 7 名刺客，深夜潜入开拉和卓就寝的帐篷割下他的头颅，带到固尔扎城献给了夏木西丁，夏木西丁把开拉和卓的首级穿在木棍上，在大街小巷示众，并向民众宣布，塔兰奇人不受欢迎的苏丹已经不在世了。随后，夏木西丁从监狱里放出哥哥乌布尔阿里并派他去接替了塔兰奇部队总指挥的职务。乌布尔阿里在塔兰奇人中的威望很高，所以大家都选他当苏丹。并且首次给他戴上了特制的苏丹王冠。他一直任职到俄国军官科尔帕阔夫斯基带兵到固尔扎城。科尔帕阔夫斯基把他送到维尔内。他一直生活在那里，直到去世享受了俄国政府退休金年薪 500 卢布。已故苏丹的儿子克维尔别克及全家至今仍住在维尔内城，并享受着俄政府年津贴 2500 卢布）。

上面已提及，满族人说锡伯人是叛徒。为此，4 月份在索伦兵和旗兵之间，在惠远城东关小钱庄发生了一起纠纷，相互厮打了起来。这时正好将军视察完锡索满汉各军军营回城路过这里，见状他派人去了解怎么回事。原来闹事的一个是满族佐领的儿子，另一个是旗营长官的孙子。他们看见旁边小酒店有两个索伦兵，便对他们说，索伦兵是好样的，而锡伯兵，以他们的总管为首都是叛徒。索伦兵听到对锡伯人如此不公的指责，非常气愤，便对两个旗兵说：“我们和锡伯兵都一样，远离自己家乡，来到这里保护你们，而你们为什么夸奖一个，诽谤另一个呢？”索伦兵开始动手打旗兵。

将军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后非常生气，便对年轻的旗兵说：“你们为什么无缘无故地在我的军营里制造这些混乱？”他立即指示役人从衙门拿来了“死刑箭牌”。原来，在战时拿着这箭牌，他有权不向皇帝上奏就可以处置任何人。拿来箭牌后，将军当场处死了那两个年轻旗人，并把他们的头颅抛在路边，而索伦兵未受到任何处罚。

将军的这一果断行为，彻底消除了社会上有关锡伯人通敌的谣传。

同治四年5月12日，将军下令绥定绿营炮兵准备夜间出发，在绥定和惠远城交叉路口待命。同时下令惠远城的骑兵也出发同绥定炮兵汇合。绥定的炮兵按时出发了，但将军突然觉得那天出征不吉利，于是没有让骑兵启程，也没有通知炮兵出营。结果先出发的500名炮兵被敌军包围歼灭，一个都未能逃生，而大炮也都落入敌人手中。第二天来到叉路口的骑兵见到的遍地都是盟友们的尸体。在这次作战中，骑兵团非常勇敢，他们虽然打败了塔兰奇人，但没有继续乘胜追杀。就这样乱军很快占领了巴彦岱。之后，他们继续向绥定和惠远城进发，但到了半路便停下来扎营。

正当这时，将军派察哈尔营领队大臣前去调遣博尔塔拉察哈尔兵，但察哈尔官兵坚决拒绝前来支援惠远方面，反而让领队大臣骑着母牛回去见将军。

第五章 暴动者包围绥定城。锡伯营佐领乌尔袞率部下参战中

唯一一次取得的胜利

同治四年（1865）6月，东干和塔兰奇兵从固尔扎北山绕到绥定城实施了包围。绥定镇台火速向将军通报了这一情况。将军命令锡伯营佐领乌尔袞带兵前去支援被围的汉军。佐领带领500多锡伯营官兵来到绥定城东边的沙河子西岸，隔岸与4000名东干塔兰奇人对峙。当交战后锡伯人就顶不住了，被过河打过来的塔兰奇人逼到了绥定城下。乌尔袞见情况紧急，便对士兵们喊话，如果我们不奋勇回击，那我们就全死定了。士兵们听到喊话个个奋勇作战，又是射击又是放炮。但塔兰奇人比锡伯官兵多8倍，很快就逼近了锡伯队伍。这时佐领发现，前面徒步前进的是塔兰奇人，而东干人却骑着马从后面赶他们。于是他命令停止向塔兰奇人射击，而要从他们的头顶上向骑马的东干人射击。东干人一见像乌云一样飞过来的箭便抱头就跑，塔兰奇人也跟着他们向后逃跑，锡伯兵一直追杀他们到了沙河子。后来的统计数字显示，这次战役中，塔兰奇人死了300名，伤500名东干人和塔兰奇人，后来伤者也都死了，因为锡伯人用的是毒箭。

这时正值火热的夏季，士兵及其坐骑都极为疲惫。马匹一见水就拼命地喝，人也跟着马奔向河水，趁此机会塔兰奇人都逃跑了。劳累不堪的锡伯兵再没有追杀他们，而回头撤进了绥定城。绥定镇台将锡伯兵获大胜之喜讯向将军通报的同时，杀猪宰羊设盛宴款待锡伯兵。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此前将军派出两名清兵前往前线了解作战情况，他们看到锡伯兵的最初失利，便快马跑回惠远城向将军汇报了锡伯兵打败仗的消息。所以当绥定镇台向他通报锡伯兵大获胜利的消息时怎能不惊讶呢？于是他杀了那两个满族侦察兵，并将他们的头颅挂在大路两边。

打胜仗的锡伯兵受到了隆重欢迎，将军亲自出惠远城门迎接胜利而归的士兵。当他见到乌尔袞佐领时，从自己的头上取下一等顶带的帽子戴到了乌尔袞头上。于是，乌尔袞当场被任命为锡伯营代理领队大臣。

从绥定逃跑的塔兰奇人，各自回到了自己的村子。在这次事件中，他们受到了很好的教训，知道锡伯人改变了过去对他们友好态度后，再也不想和东干人为伍了。但是乱军首领最终还是说服塔兰奇人加入到了自己的队伍之

中。

第六章 蒙古人前来支援将军及因中计而返回原地。满汉军与东

干塔兰奇人的大战

同治四年（1865）7月，额鲁特营的四、六、十牛录（苏木）决定支援旗兵。他们的宗教首领葛根（呼图克图）率领几千名士兵向惠远城进发。他们跨过托古斯沙尔（今巩留）时，将八个塔兰奇村庄洗劫一空，使塔兰奇人吓得又开始动摇，他们甚至商量，出其不意地把东干人抓起来交给将军，以取得其宽恕。

随后，蒙古人快到惠远城时，在伊犁河南边扎营住了下来。蒙古葛根致函伊犁将军，请求派来500名锡伯支援兵，以保证消灭伊犁河南岸地区全部12个村的塔兰奇，同时征服住在伊犁河北部地区的塔兰奇人。但是，将军并没有重视蒙古呼图克图的这一献计，反而下令说，制造动乱的只是东干人，而塔兰奇人只是被他们拉拢过去的。至于伊犁河南岸的塔兰奇人，他们并没有闹事，如果杀了他们，这是与天不公的。同时将军下令要求蒙古人渡河向惠远城集结，与清兵联合消灭乱军主力。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平息伊犁暴动。

这时，惠远城满营有人给将军出坏主意，等蒙古人到达惠远城后，把他们的好马换下给满营旗兵骑，因他们的马太瘦不能骑了，而蒙古人，让一部分人去修城堡，另一部分人去清水河收割小麦。

根据将军的命令，先让50名蒙古兵在自己葛根呼图克图的带领下坐船过伊犁河。他们一过河就被早已带着笼头等在河边的旗人团团围住，把他们的马全夺走了。于是，他们就向对岸的自己人喊话，告诉他们的马被抢走，让同胞不要再过河，赶快各回各的牧场。

伊犁河南岸的蒙古人听到喊话后，立即开始返回。将军下令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去追赶蒙古人，但始终未能劝回他们。蒙古人退走的原因不明，据说这是他们自己故意设的圈套。

乱军获悉调动蒙古兵失败的消息后，倍受振奋，而将军就这样未能利用蒙古人的力量。如果将军采纳蒙古葛根呼图克图的建议，给他调派锡伯兵，他们就完全有可能一起攻克伊犁河南岸的12个塔兰奇村庄，从而平息伊犁的暴动。

伊犁暴动之时，满营和绿营士兵的生活非常凄惨，政府好几个月都未发薪金，吃穿全靠他们自己解决。将军向皇帝上奏通报伊犁境内暴动时说，他有足够的兵力，但缺乏资金。皇帝拨经费要经过俄国，这笔钱到达俄境时，伊犁各城快被乱军所占领。所以这笔钱一直滞留于俄境内，后来才交给了索伦营。

同治四年（1865）7月20日，伊犁八旗包括锡索满营部分官兵同50名蒙古兵去攻打离巴彦岱20里地的绥定方向的乱军驻地。同他们一起去的还有从绥定来的炮兵团。当队伍靠近乱军营地时，蒙古葛根说：“大家都站好队，暂不要开枪。我要先上山念经，等我念完经往敌人方向撒去一把土时，你们再发动进攻。”葛根说完便上山开始念经。

乱军趁机用缴获来的大炮开始射击。旗兵顶不住，弃炮而逃，处在侧翼

的锡索士兵没有前来支援他们，乱军乘机奋勇追赶，旗兵最终被突破，败兵四处逃跑。蒙古兵也跟着逃到俄国境内躲了起来。

第七章 塔兰奇部队在艾米尔汗和卓的率领下向伊犁河南岸

进发及其与锡伯营八旗签订的和约

东干塔兰奇人消灭巴彦岱驻军和几次战役中击败满汉部队后，开始了围攻惠远城的准备。但这个行动，将有很大危险，因为满汉军事力量尚未彻底被摧毁。当时有个叫毕乐喜的锡伯人从监狱中逃出来投靠塔兰奇人，并献计让他们先制服两翼的锡伯索伦营，然后再征服惠远城的旗兵，那么消灭绥定的汉军和其他驻军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了。塔兰奇苏丹听了非常高兴。于是苏丹拨上面提及的自塔什干来的乌兹别克人艾米尔汗和卓给自己的一半部队（其中不包括东干兵），让他先去征服伊犁河南岸的锡伯营。艾米尔汗和卓过河以后，还号召伊犁河南岸各村庄的塔兰奇人也来参战。后来参战的还有哈萨克人，不过他们的主要目的是在战乱中抢劫钱财。

那时，艾米尔汗和卓出尽了风头，塔兰奇人都十分崇拜他。

锡伯营八旗每个旗（牛录）都是用土墙围起来的很大村庄（锡伯人从东北迁移到伊犁地区以后，根据清朝八旗制度被分为八个牛录。每个牛录不包括其家属，初期有 100 名士兵，伊犁起义爆发后增加到 163 人。现在每个牛录有 125 名骑兵，连同家眷约 3000 人，他们几乎没有人经商。所有八个牛录从前和现在都从事农业生产。他们的农田都用锡伯大渠的水浇灌。这是一条跟伊犁河平行挖的起源于二牛录以东，经八、七、六、五、四牛录，止于一三牛录的大灌溉渠）。

二牛录（正黄旗）在锡伯营最东边，而其他各牛录都在其西边。离二牛录以西 10 里即锡伯渠南边的是八牛录（镶蓝旗）；离八牛录以西 30 里即大渠南边的是六牛录（镶红旗）；六牛录以西 45 里是四牛录（正红旗），四牛录西南 15 里处是连在一起的一三牛录。每个牛录城墙外是村民耕种的农田。农田用大渠水和南山的三条泉水浇灌。村里的锡伯人每家每户都由矮院墙围着，院内房屋后面是果木园和菜地。从一牛录到二牛录的距离是 100 里。

五牛录和七牛录现在迁移到了新地方。七牛录在离伊犁河 15 里的地方，其往西 5 里便是六牛录。五牛录在大渠跟前，离六牛录往西 10 里，离伊犁河 15 里。伊犁暴动之前，七牛录位处六牛录和二牛录之间，而五牛录也在河边，即六牛录和四牛录之间。伊犁暴动初期，即巴彦岱陷落之前，伊犁河封冻后，乱军趁夜从冰河上悄悄潜入毫无防备的五牛录和七牛录，打死了许多措手不及的锡伯人，抢走了很多牲畜。当时，锡伯营总管及其副手和寺庙的喇嘛们也都住在五牛录，这次事件之后，锡伯营总管和五、七牛录未被杀的锡伯人都躲进了六牛录。所以艾米尔汗和卓带兵来五、七牛录见到的是营盘废墟。

艾米尔汗和卓扎营于锡伯大渠以南离二牛录和八牛录不远的地方。接着他命令步兵和骑兵向二牛录发动进攻。锡伯营总管将二牛录被起义者围攻的消息向将军通报之后，将军从惠远城派遣 500 名满营和索伦支援兵，并命令总管招募所有 18 岁以上的锡伯男性入伍，其中还包括“苏拉”，如果没有坐骑，就要配给官马或私人马去参战。前来支援的满索士兵和招来的锡伯兵全

都在六牛录集中，然后从此出发，经八牛录向二牛录挺进。塔兰奇人见势，害怕后方被切断，开始仓促撤退，回到了营地。但步行的好几百塔兰奇人被包围后全歼。支援兵在锡伯人的热烈欢迎声中进入了二牛录。

第二天，锡伯人决定要把塔兰奇人从大渠南边的驻地赶走，但就从这天起，锡伯营的军事行动开始受挫。当开始围攻塔兰奇营地后，塔兰奇人用大炮一轰，受惊吓的锡伯人就开始回头逃跑。首先开始跑的都是些各牛录没有练过弓箭的年青人，当天死伤者约有 200 人。锡伯人和旗兵大都跑回了二牛录，也有人回到了八牛录。

长官们在二牛录召集会议，研究赶走乱军的办法。认为锡伯营没有大炮是最大的弱点，于是前来支援的满族军官对锡伯人说：“今天塔兰奇人向我们开炮射击，我们没有大炮，打不过他们，就失败了，你们锡伯人自己继续保卫二牛录，而我带领满索骑兵今天就赶回惠远，请将军派出几百名炮兵，到时候赶走塔兰奇人就不难了。”与会人都同意这个意见，于是满族军官带着自己的人马回惠远城了。

第二天，锡伯官兵仍去攻打塔兰奇兵营，最终还是被打了回来。此后，部分人留在二牛录，许多自行跑回了家，其中有一人被抓后，被总管下令军前正法。

自从与塔兰奇人交战失利以来，锡伯人暂时都不敢离开二牛录，在那里等待救援部队的到来。这期间有半个月的时间，艾米尔汗和卓的人来到城下，天天用小炮轰城墙。有一次，当塔兰奇人靠近城墙时，所有锡伯人包括男女老少，都爬上城墙，把滚烫的南瓜汤泼向塔兰奇人，后者虽然用麦草捆来抵挡，但滚烫的南瓜汤还是透过麦草烫伤了不少人，也有不少人因此而病倒。

这时二牛录的火药全都用完，只得深夜派人到八牛录借来两桶火药。这样，二牛录才继续坚持了一个时期。

起义军攻打二牛录期间，有天夜间，艾米尔汗和卓看见在锡伯营方向有一轮红光升起，并慢慢在空中弥漫。他想这不是个好兆头，看来锡伯人不能以武力征服，要和他们和谈。于是派两个会讲锡伯语的亲信到二牛录，提出招降的条件。二牛录的锡伯族耆老，不顾军方同意与否便开城门让塔兰奇人进了村。随后，他们同几个年轻人一起去和艾米尔汗和卓谈判。锡伯人表示，只要塔兰奇人不在二牛录驻军，他们就同意讲和。艾米尔汗和卓非常高兴，把自己的嘴对准枪口向天发誓说，决不派一兵一卒到二牛录去。然后对锡伯人说：“你们赶快回去，把牛录章京的印章和弓箭都交上来。我还要到一三牛录去，跟他们和解，请你们找两名熟通塔兰奇语的人给我当翻译。他们将随同我向其他牛录介绍二牛录自愿投降的情况。我将首先争取和八牛录谈和，然后再前往一三牛录，等到所有牛录都投降了，在六牛录的锡伯总管必然也会向我投降。”随后，二牛录将佐领的印章和兵器等都交给了艾米尔汗和卓，还派了会讲塔兰奇语的瓦哈布和博罗去当翻译。

艾米尔汗和卓带上这两名翻译和官兵来到了八牛录。这里的人知道博罗和瓦哈布介绍的二牛录情况后也同意和解。此后，塔兰奇人向一三牛录进发，在这里他们与先期到达的塔兰奇兵汇合。先期来此的塔兰奇兵和哈萨克人是在艾米尔汗和卓带头攻打二牛录时来这里驻扎的。塔兰奇人想借此牵制锡伯营兵力。他们的驻地在离一三牛录以南的 10 里之处。得知塔兰奇人的到来，一三牛录的老少都骑上马前来迎战，村里只留下了步兵。这些锡伯兵并不知道塔兰奇人竟有 3000 人，而自己才 300 人，有经验的老兵奋勇当先，而曾

未见过战场的年轻人都惊慌失措地往回跑。人数大大超过锡伯人的塔兰奇人，见锡伯人往回跑就立刻追打。这时，留在村子里的锡伯步兵迎上前来，就在城门口挡住了来犯者。在这次交战中，锡伯人死了3名老人和24名青年。此后，锡伯人再没有出城门，只是把大炮架在城墙上，与敌人保持着一定距离。

8月6日，艾米尔汗和卓派瓦哈布和博罗到城下向城里锡伯人喊话，说二牛录和八牛录早已投降，艾米尔汗和卓建议他们也跟二、八牛录一样投降。锡伯官员放他们两人进村后，召集村里的耆老和官员们开会，最后决定投降。于是两个牛录又缴出了佐领印章和武器。

接着艾米尔汗和卓带兵前往四牛录，不久四牛录也很快答应投降。然后，艾米尔汗和卓返回锡伯营总管驻地六牛录。他派翻译瓦哈布和博罗让总管缴械投降。总管回答说，这事要向将军汇报，如果将军同意，他要率五、六、七牛录一起向他投降；如果将军不同意，锡伯人将战斗到底。

艾米尔汗和卓同意了总管的意见，并根据其要求给前往向将军汇报情况的两名锡伯代表发放了去惠远的通行证，还派两名塔兰奇人护送他们。

锡伯总管的使者到惠远城向将军传达了总管的意图，介绍了六牛录的现状以及其他各牛录向塔兰奇人投降的情况。伊犁将军审时度势，同意了锡伯总管和塔兰奇人和解的意见。总管得到将军的许可，将自己的印章和武器都交给了塔兰奇人（当时正在六牛录的刘宗汉在其书中写道，锡伯人同意向塔兰奇投降的条件是：1. 锡伯人将保留自己的服饰和宗教；2. 作为穆斯林的塔兰奇和东干两族不得与锡伯人通婚；3. 不得派遣锡伯官兵与大清部队作战。虽然这些条件是口头达成的，不过穆斯林人是抱着古兰经发誓绝不违背这些条款的）。

第八章 艾米尔汗和卓同索伦营所签订的和约

艾米尔汗和卓征服锡伯营各牛录后返回了固尔扎城。他在这里休整数日后又带兵经过固尔扎城北向索伦营进发。这次东干人仍没有同塔兰奇人一起去。此时，索伦人已经知道了锡伯营已向乱军投降。因此他们也开始讨论归顺艾米尔汗和卓的问题。当艾米尔汗和卓到达索伦营，一名会讲满语的塔兰奇人代表艾米尔汗和卓对索伦人说：“锡伯人现在已经向我们认输了。塔兰奇人只是和惠远城的汉人和旗人打仗，跟你们没有任何私仇，不想打你们，也不想杀你们。如果我们能够相互和解，那正合天意。”

索伦老人和官员听了都很高兴，走出城堡，表示同意和艾米尔汗和卓订立和约。艾米尔汗和卓也保证不在索伦营驻军。索伦人也向塔兰奇人上交了武器和印章。艾米尔汗和卓跟索伦人达成协议，沿原路回到了固尔扎城。这时，索伦营总管琦善趁机逃到图尔根，而部分索伦人，实际是四个牛录即达斡尔族，继续留在霍尔果斯一带生活。

第九章 穆斯林包围并攻克惠远城

塔兰奇东干人征服锡伯索伦营的同时，开始围攻惠远城。这时惠远城正闹粮荒，因为发生暴动，塔兰奇人未能把赋税粮运到这里，饥荒严重到人们吃掉了凡是能吃的一切东西，连狗和猫都未放过，还吃掉了一切皮制品，

包括官库的弓弦。最后被困在城里的人甚至到了吃人肉的地步，不少人活活饿死在那里。

同治五年（1866）1月23日，经过四个月的苦战，塔兰奇东干人终于攻破了惠远城北门，当夜攻进城里，放火烧房屋并开始大屠杀。驻军根本没有抵抗，因为士兵们饿得连站都站不住。只有躲在将军衙门的300多名流放人员，顽强地抵抗了三天三夜。最后部分人得以从北门跑出，朝霍尔果斯方向逃跑，而明将军本人则在自家点上炸药桶，连同家人一起殉职。

塔兰奇人抓获了御任后还没有来得及回老家的常清将军及其全家，被俘虏的还有在绥定战役中表现突出的锡伯营领队大臣乌尔袞。塔兰奇人把常将军带到固尔扎城，把他的长辫剪掉，给他穿上里朝外的羊皮袄，双脚穿着大毡筒，倒骑着毛驴，穿梭于大街小巷，任人嘲笑、羞辱他。后来，让可怜的将军去放牛，但是他坚决拒绝，对塔兰奇苏丹说，他宁肯死也不放牛。这次塔兰奇苏丹也可怜他，分给住房，让他和妻子及两个女儿住在一起，还配送食物。没有多久，常将军和妻子都先后死去，而两个女儿都嫁给了塔兰奇人。

开始攻城时，有一个叫春善的满族官员，手提大刀，与北门冲进来的东干人厮杀，边打边念念有词：“我既然吃的是皇帝的俸禄，现在就为他而战死！”其胸部被刺而殉职。

当时惠远城驻有4000名满族骑兵，加上步兵、闲散和家眷，常住人口有12000多人。东干人和塔兰奇人进城后，对饥寒交迫的旗人毫不留情地追杀，只留下了2000多名20岁以下的儿童和妇女，并作为个人的猎物。

很明显，惠远城的陷落是很必然的，因为100多年以来满族人在这里过着无忧无虑、骄奢淫逸的城市生活，他们吃的是塔兰奇人送来的粮食，花的是皇帝供给的丰厚的俸禄。他们早已失去了战斗力，变得不堪一击。

同治五年（1867）1月23日，塔兰奇东干人放火烧毁惠远城，满天的火远远从锡伯营的一三牛录都能看到。我家所在的三牛录的老人和年轻人都爬上那里的土台，观看那无情烧毁整个城市的烈火。不少老人不禁恸哭。[关于这个土台，作者在原稿中有这样的脚注：“在什么时候，为什么建造这个土台（安巴台），现在谁也说不上。我小时候，土台上面有个写有经文的锦旗。听老人说，有天夜里，土台东边突然裂开了缝，裂缝的一边显现出了蒙文的经书。等把懂蒙文的人找来时，经文却全风化了。所以至今无人知道这经文究竟是什么内容。”]当时大家都说：“现在惠远城全完了……不知道下一步塔兰奇人怎么对待我们。”那时，我还很年轻，不太懂得究竟发生了多大的事，但那天惠远城的大火，至今历历在目。

惠远城全军覆没，塔兰奇东干人掠得大量钱财后个个得意洋洋，自觉成了伊犁大地的主人。

第十章 东干塔兰奇人占领伊犁地区所有城镇及摧毁索伦营四个

牛录

塔兰奇人攻克惠远城后，接着拿下了绥定、清水河、芦草沟、塔尔奇和霍尔果斯。这些小城镇没有多少驻军，所以大都服服帖帖地归顺了塔兰奇人，如果谁敢不投降，不是被杀死，就是强迫剃头改信伊斯兰教。

塔兰奇东干人先后攻克的城镇有：熙春城（即离固尔扎4里地的城盘子）、

巴彦岱（惠宁城）、绥定、芦草沟（广仁城）、清水河（瞻德城）、塔尔奇和霍尔果斯（拱宸城），加上固尔扎城，塔兰奇东干人占领了整个伊犁九城。

在霍尔果斯驻扎的是索伦营左翼 4 个牛录的达斡尔人。索伦营的右翼是 4 个牛录的锡伯人。这些锡伯人是从伊犁河南岸锡伯营各牛录抽调来补充在瘟疫中死光的鄂温克四个牛录兵丁的。住在霍尔果斯的达斡尔人，或住在策济、萨玛尔、齐齐罕和图尔根的锡伯人都统称为索伦人。图尔根牛录是个不大的筑有围墙的小城，其他策济、萨玛尔和齐齐罕三个锡伯牛录都没有围墙。

塔兰奇东干人来到霍尔果斯时，这里只有汉族人，塔兰奇人把他们也全杀了。索伦人其实是达斡尔族，得知惠远城必定会陷落后，四个牛录人全跑了。他们经过离亚尔肯特城 11 俄里的图尔根到距俄罗斯不远的博罗胡吉尔（离亚尔肯特约 18 俄里）住了下来（亚尔肯特是去俄国维尔内城经过的一个小城）。索伦营总管琦善在惠远城尚未被围困前就逃到了图尔根。

惠远城被塔兰奇人攻克后，苏丹号召索伦营总管及其手下官员回到自己的原来驻地，但是他们没有理睬。于是苏丹于同治五年 12 月派出庞大的塔兰奇东干人和哈萨克人组成的队伍，要抓索伦人回来。穆斯林人佯称，他们只是来抓总管的，抓到他就返回固尔扎。于是，他们经过策济、萨玛尔和齐齐罕等锡伯牛录时并没有动他们，而只是在各牛录留下了自己的小分队，主力部队继续往西向图尔根挺进，希望在那里能够抓到索伦营总管（之所以总管躲到锡伯牛录，因为他自己就是锡伯族）。获悉固尔扎城穆斯林行动的消息，索伦营总管早已逃到了靠近俄罗斯的博罗胡吉尔。塔兰奇东干人因怕惹怒俄罗斯人，因而未继续追捕总管。

被气怒的塔兰奇东干人，决心消灭索伦营右翼锡伯牛录。于是他们包围了离霍尔果斯最近的策济和萨玛尔两个牛录。他们开会制定进攻计划，决定于 12 月 23 日午夜向这两个牛录发动进攻。被围困的老人和儿童自感没有了生路，于是老人们熬了一大锅鸦片烟，并对大家说：“今天晚上会发生什么事谁也说不清。如果灾难临头，我们就把这个烟水喝下自尽，以免被穆斯林人俘虏。”

午夜，塔兰奇东干人来到上述两个锡伯牛录。接着很多人集中到一个大院子内，妇女和儿童都喝了鸦片水，但喝得多的人反胃，都吐了出来，保全了性命，而那些怕死不敢多喝的人，反倒都死了。活下来的那些妇女儿童到最后都被塔兰奇人抓走了。这样，索伦营的策济和萨玛尔两个牛录一夜间变成了废墟。齐齐罕和图尔根的索伦营人逃到博罗胡吉尔俄军驻地保全了性命。随后，一半索伦人都迁到塔尔巴哈台，部分留在了博罗胡吉尔和图尔根，等塔兰奇人返回伊犁，其他索伦人也到这里种田耕地。

明将军及官员们的无能和无所作为，使塔兰奇东干人轻易占领了巴彦岱和惠远城。战前，如果满汉官员对东干人和塔兰奇人能够多一点关爱，那么事态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发展到武装暴动的地步；如果军官们平时能够多关心士兵，头脑清醒，战时冲锋陷阵，而不躲在士兵背后，士兵也英勇战斗，那么这次暴动中毫无疑问是能够战胜对方的。但实际情况是，军官丝毫不关心士兵生活，往往一点点小事，就残酷处置他们。在战斗中，没有一个军官能够勇敢地上战场，以身作则地带领士兵向前冲锋，恰恰相反，他们只顾保全自己的性命。

第十一章 伊犁地区塔兰奇人和东干人之间的内战

惠远城陷落三年之后，塔兰奇和东干人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越来越严重，双方都争相夺取对伊犁地区的统治权。

原来，东干人多数在乌鲁木齐、古城、玛纳斯等城市居住。伊犁东干人与塔兰奇人为争权夺利而发生战乱后，伊犁的东干人请求乌鲁木齐东干人前来支援，结果，乌鲁木齐等地的东干人真的也赶到了伊犁。

塔兰奇苏丹乌布尔阿里·巴图尔·卡孜得到乌鲁木齐东干人已到达惠远城的消息后，马上集中 10000 名塔兰奇兵，另调 500 名锡伯步兵和骑兵前往巴彦岱驻扎。当时的巴彦岱战后已成了空城，有探子向乌布尔阿里报告，从绥定城和惠远城出发向固尔扎城进发的东干人联军，已停在半路扎营。于是乌布尔阿里天亮时分亲自带兵前去迎战（我本人对这次战役了解并不多，是后来参战者告诉了我如下情况）。

乌布尔阿里苏丹亲自带兵在巴彦岱与东干人作战。每次战斗他都冲锋在前，受其鼓舞的官兵，也个个冲锋陷阵。这时，苏丹的弟弟哈里发也带大队人马前来参战，东干人即刻被彻底打垮。他们调头向惠远城方向逃窜，带头逃跑的是从乌鲁木齐来的东干人，有的带着抢来的当地美女就往乌鲁木齐方向跑。跟着他们跑的还有部分伊犁东干人。也有个别东干人为了不让自己的老婆孩子落入塔兰奇人之手，把他们装上车，连人带车推入了伊犁河中。塔兰奇人将东干人一直追杀到惠远和绥定城，并俘虏了不少人。到第二天，塔兰奇苏丹乌布尔阿里到达，并制止了屠杀。

这时，惠远城已变成了一片废墟，整个伊犁地区东干人总共才剩一千多名。他们都不敢住在固尔扎，基本都集中在绥定、芦草沟和清水河一带。从此他们的锐气大大被削弱。

第十二章 塔兰奇人对锡伯营八旗的态度

塔兰奇人强加于锡伯营八个牛录的徭役非常繁重。苏丹汗虽然没有向锡伯人收取粮食和货币赋税，但经常派他们去参加无偿劳役，为塔兰奇伯克贵族服各种劳役，也派锡伯兵去完成探子的任务。当时在伊犁地区畜群中流行瘟疫，100 头牛只剩下一两头，就这一两头牛也被塔兰奇人掠去公用，结果锡伯人耕牛根本不够用。在这种情况下，锡伯人怎么能种地呢？他们连可耕地的十分之二或十分之三都种不了了。塔兰奇贵族仅仅几年时间内就抢占了锡伯人的大片土地，发家致富，锡伯人却给他们当苦力，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在那战乱年代，整个伊犁地区都缺乏棉布，所以布匹特别贵，长 5 匝宽、半俄尺的南疆大布都值 40 两，约 80 卢布。生活较富裕的人都穿不上布衣服。

当时家住在六牛录的锡伯总管喀尔莽阿为自己的长子办婚事。为了和塔兰奇人友好相处，他邀请所有塔兰奇阿訇和伯克来参加儿子的婚礼。给客人送饭端茶的妇女中有个非常漂亮的少妇，是五牛录人，嫁给了六牛录的瓦力善。她那双美丽的眉毛宛若黑蚕，直伸到鬓角。虽然在座的塔兰奇人都向她投去了羡慕的目光，但他们的心中并没有引起什么其他念头，只有一个叫阿力木沙的伯克，完全被她吸引住了，一心想娶她为妻。但其官不大，无权也无势将别人的合法妻子据为己有。但回到固尔扎后，不知道他究竟给苏丹说了些什么，却发生了如下的事情。

塔兰奇苏丹前来参加喀尔莽阿儿子的婚礼时，送来了重礼。事后，总管进城面谢苏丹告别时，苏丹对他说：“我要在你家招待客人的那个美女嫁给我。为她丈夫你再找个黄花闺女成亲，一切费用由我来支付。”

锡伯总管回答说：“塔兰奇人和锡伯人虽然不同信一种宗教，但苏丹作为伊犁地区的最高主宰，不仅不嫌弃我们，还想娶锡伯女为妻，这使我们非常高兴。但是，将来如果所有的伯克都效仿苏丹大人，要娶锡伯人为妻为妾的话，那可怎么办？”

听到喀尔莽阿的话，苏丹当即下令部下，严禁其他伯克娶锡伯女子为妻。

喀尔莽阿回到驻地后，召集八个牛录的佐领来讨论苏丹的要求。与会者各说不一，有人说她可以嫁给苏丹，有人说不能嫁。于是喀总管对大家说：

“现在我们粮仓里的粮食不多了，但这还算不上什么灾难。如果我们一旦不满足苏丹的要求，他会消灭我们整个锡伯营的，难道为了一个女子，我们能牺牲全体 20000 名父老乡亲们吗？我现在下令，把八个牛录所有 15 岁以上少女，不论订亲与否，赶快找婆家嫁出去。”

随后锡伯营决定将素花嫁给苏丹。不久，锡伯总管带素花到固尔扎城，送进苏丹宫中，并教导她说：“自古以来，国难当头为了保全国民的利益，国君往往将自己的爱女许配给对立方，以求得和平。我们也以同样的目的，把你嫁给苏丹，你要全心全意地关心伊犁河南岸 20000 名父老乡亲们的生命安全，一定要赢得苏丹的信任，当我们遭遇大难时，我会给你送信，你要说服苏丹帮助你的同胞。”

锡伯人生活再难、再穷，为了保全自己的生命，他们总是认认真真地完成苏丹交办的一切差事。但是，个别伯克还是想攻打锡伯营。

以上所提哈里发夏木西丁依仗权势，在塔兰奇各村庄都占有大片耕地。他耕种这些农田，不但不交纳任何赋税，反而让别人向他上缴各种租金，并完成他交办的一切差役。

有一天，夏木西丁召集部分士兵说，如果现在不消灭伊犁河南岸的锡伯营，他们迟早会给塔兰奇人带来灾难。于是他亲自带兵向伊犁河南进发。时逢冬季伊犁河结冰，夏木西丁的坐骑站在河冰上怎么也不往前走。他气得跳下马，站在马后面用鞭子狠狠一抽，马驹蹶子正好踢在了他的胸口，他一下昏倒在地，回到家中没多久便死了，进攻锡伯营的计划落空了。

夏木西丁死后，由其长子卡玛尔丁·夏木西丁继位，成了小哈里发。他跟其父亲一样，也跟锡伯营过不去。他趁苏丹到固尔扎以东喀什河附近的麻扎朝圣之机，想渡河去讨伐锡伯营。

这时，小哈里发的母亲对他说：“虽然伊犁地区的九城全被攻克，成了废墟，但是河南边的所有村庄都保存得很好。这显然是老天保全了这些人的性命。你的父亲想消灭他们，反而他自己先死了。现在，如果你不改变自己的主意，说不定你也跟你父亲一样会遭难的。”但是小哈里发没有听从母亲的劝说，自己带兵过河来到了多兰图麻扎，以便和住在嘎尔扎图的尚伯克托克拉克商讨讨伐锡伯营的事宜。当时，伊犁河南岸的几个塔兰奇村都归尚伯克托克拉克管辖，他是这里的首富。这个身材魁梧、衣表堂堂的尚伯克总是红光满面，很有风度。多兰图麻扎离嘎尔扎图不远，小哈里发派人请他来后对他说：“我们商讨一下，你一定得帮帮我。如果我们现在不消灭锡伯人，那么将来他们一定会给我们塔兰奇人带来很多不幸。”

托克拉克回答说：“这些锡伯人并没有做什么错事，且我们跟他们从来

没有什么冤仇，相反，过去塔兰奇人每次遇到困难，他们总是向塔兰奇人伸出援助之手。想想看，这不是我们和他们在同吃一锅饭吗？现在我们无缘无故伤害天造的生灵，那是天理不容的呀！”

托克拉克见小哈里发仍固执己见，又说道：“如果你们依然决定这么做，那我只好带领伊犁河南岸12个村的塔兰奇人和八个牛录的锡伯人联合起来，一起过河与伊犁河北塔兰奇人决一死战。”当时小哈里发显得很尴尬，不知怎么办好。

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得悉这一消息，火速派素花的叔叔给素花报信。素花立即派人到东麻扎向苏丹通报了这一紧急情况。苏丹马上返回固尔扎城，并马不停蹄地连夜过伊犁河来到了多兰图麻扎，并下令小哈里发的部队立即撤退，从而避免了一场灾难。

同治九年12月，即1870年底1871年初，塔兰奇人放出谣言说，俄罗斯人已经到了锡伯营一三牛录。苏丹半信半疑，于是派几个伯克带兵到上述牛录了解情况。他对同去的弟弟木合塔尔叮咛说：“你不要冤枉无故的锡伯人，这样会违背天意，也会破坏我的计划。你一定要仔细探听虚实，然后赶快回来。”

寒冷的腊月，伯克们带领几千名士兵来到了锡伯营一三牛录。他们把村民都从家中赶出来，把腾空的房子给自己的士兵住。并让锡伯人提供羊和草料。此外，他们还不分昼夜地召锡伯艺人演出，以此寻欢作乐。时间过去了半个月，他们还赖着不走。

当时，锡伯人的生活已经处于饥寒交迫的困境之中。一牛录佐领穆隆阿曾两度前往噶尔扎图请求托克拉克尚伯克伸出救援之手。结果托克拉克也感到不好过问，所以也没有前来救援。无奈之中穆隆阿再次前去哭求，并再三向他说明道理。在穆隆阿佐领的不懈恳求下，托克拉克终于和穆隆阿一道来到一三牛录。托克拉克见到苏丹的弟弟木合塔尔和从固尔扎带兵来的伯克后问道：“这么冷的天，你们为什么带兵到这里来，把可怜的锡伯人赶出自己的家园，你们自己却搬进别人的房子，这究竟是为什么？”

伯克们回答说：“苏丹听说这两个牛录来了俄罗斯人，所以派我们来落实。”托克拉克说道：“这件事我非常清楚，这里的确有俄罗斯人，但不多，只有三个人。如果你们问他们是谁我可以告诉你们，第一个是从克特缅来的塔兰奇人托阔。他是苏丹派到一三牛录来执行任务的。第二个是苏丹直接任命的牛录章京的助手锡伯人博罗。第三个是三牛录的锡伯人鄂波尔翻译。这就是所说的三个俄罗斯人，就是他们创造了种种谣传，只要杀了他们，今后就不会再出现什么问题。至于类似的事情，我离这里住得那么近，难道能不知道吗？你们住在固尔扎的人，比我早知道了这个消息，这不是流言是什么？至于锡伯人，现在他们的处境非常困难，即是杀了他们，你们也找不到任何值钱的东西。你们能抢走的只有他们的老婆和孩子，他们再没有别的东西了。我们塔兰奇人攻克伊犁九城后，是抢到了不少财物。要知道，锡伯人一直都耕种土地，是自给自足的民族，跟我们从没有闹过什么别扭。你们为什么违背天意无缘无故想杀人家呢？如果真这么做了，谁能保证今后我们不会遭遇同样的命运呢？”

伯克们听了托克拉克的话，都不敢吭一声。第二天一早，木合塔尔下令踏上了返回固尔扎的路。

此后，锡伯人也开始种植棉花，纺线织布，穿上了自织的棉布衣服。

第十三章 俄军占领伊犁地区

1871年3月，塔兰奇人得悉俄罗斯兵已经侵入霍尔果斯附近，便组织包括500名锡伯官兵在内的队伍向霍尔果斯进发，包围了住在霍尔果斯和西麻扎之间一个有围墙的空院子里的俄罗斯兵。里面的俄罗斯兵人数很少，只有90人，加上给他们当向导的锡伯索伦人45名，总共才100多人。因伊犁方面组织的队伍人数很多，俄罗斯人为此开始撤退。塔兰奇人跟在俄罗斯兵后面，从两侧保持着一定距离，迫使他们过了霍尔果斯河之后才返回到固尔扎城。

后来，俄罗斯兵又来到伊犁河南岸的塔兰奇村多博内。塔兰奇人还没有到达这里以前，俄罗斯人就开始往山区走，后经过塔兰奇人居住的达尔达木图、硕内科尔、大阿察诺霍、小阿察诺霍，靠近了克特缅（以上几个村现均在俄境内）。俄国兵一到，当地塔兰奇人带着家眷纷纷向东逃跑，难民的哭喊声传遍了整个南山区。

塔兰奇人集中所有兵力向俄国人发起了进攻，但最后被击退。他们连夜召开会议，决定选出500名英勇善战、宁死不屈的人组成敢死队。为便于识别，这些人手臂上都缠上白布。敢死队准备绕过俄军驻地，配合主力军发动进攻。当天深夜，敢死队500名士兵跟先遣步兵出发了。当先出发的步兵靠近俄军营时，这里却静悄悄的。后来他们发现，俄罗斯人早已做好了准备，都拿着枪准备迎击他们。于是部队再不敢前进，调头开始往回撤退。回撤的队伍在半路上正好与主力部队相遇，双方都把对方当成俄国兵打了起来，造成了无辜伤亡（本人作为这本回忆录的作者，之所以能如此详尽知道这些情况，是因为我哥哥是塔兰奇主力部队中的一名士兵，这些都是听他讲的）。

此后，俄军继续挺进，当快到嘎尔扎特的时候，一天夜里突然都返回了自己的营地。大家都不知道俄军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不久，俄国将军科尔帕阔夫斯基给步兵补充了1000名骑兵，然后亲自率步兵、骑兵和炮兵挺进到霍尔果斯，并在这里扎营住宿。第二天，吃过早饭，科尔帕阔夫斯基便率领队伍向固尔扎方向挺进。塔兰奇人出来迎战，俄罗斯人向他们开炮，塔兰奇人根本顶不住，都纷纷逃到了清水河。俄兵也追到这里扎营住宿。次日，俄军又向绥定进发。塔兰奇人把逃散的人重新组织起来，想再次堵截俄罗斯军队，但还是像上次一样，俄军一开炮射击，塔兰奇便向固尔扎城方向逃跑。此后双方再没有发生过交战。

当天，俄军来到绥定城下，城里东干人关上城门爬到城墙上观察。俄军在城下便开始架炮射击，俄军登上城墙和东干人相打，迫使他们打开了城门。科尔帕阔夫斯基和士兵们一起进城，没有滥杀无辜平民。科尔帕阔夫斯基给士兵放了两天的假修整，他自己也在绥定城休息了两天。这期间，塔兰奇人并没有来打扰俄军。第三天俄军启程向固尔扎进发。

这时，伊犁苏丹召集大小伯克及阿訇来商议当前的局势，与会者一致认为：不能再和俄国人打，要归顺他们。他们虽然人不多，但兵力很强，如果硬要跟他们打，必将被他们消灭。

苏丹服从大家的意见，带领大小伯克和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出固尔扎城过沙河子，在大路边上迎接科尔帕阔夫斯基。科尔帕阔夫斯基见到锡伯营总管喀尔莽阿便拥抱致礼。

不久，科尔帕阔夫斯基下令恢复清朝时期官员的原职，革职所有由苏丹任命的官员。当时，锡伯营的确有部分官员因曾向伯克告恶状而被罢了官。

从这时起，伊犁地区就由俄国人掌管了。

上述情况都是听我叔叔讲的，他当时是陪锡伯总管去固尔扎城谈判时的随从。

老人们认为，塔兰奇人只用两年的时间战胜了满汉军，这是个奇迹。他们统治伊犁地区之后，在固尔扎集中了各地的枪炮弹药等大批军事装备。六年以后，俄国人来了，转战于伊犁河南北两岸，不到一个月就占领了整个伊犁地区。想想这一切，说一句公道话，如果说塔兰奇人轻易地占领伊犁，那么失去的就更轻易了。

7月份，科尔帕阔夫斯基拨一笔经费给锡伯营，命令他们在伊犁北边修一座大喇嘛庙。他们圆满完成了这一任务。

自10月份开始，锡伯营县官对全体锡伯人口进行了一次登记，因锡伯人有史以来从未缴纳过税钱，所以毫无隐瞒地将全部人口资料如数交给了俄罗斯人。根据这个人口数据，俄罗斯人开始征收锡伯营人头税，每人为两个银币，合俄币40戈比。1877年，锡伯营总人口为18321人，其中男9305人，女9016人。听到这一数字后，锡伯人都非常惊恐，因为过去他们被苏丹压迫得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后来俄罗斯人来了，锡伯人仍不能外出打工挣钱，所以他们的处境更显艰难。而俄国人来到伊犁地区才几个月，其货币还没有在各地流通，锡伯人到哪弄交税的俄币呢？

锡伯营官员不顾百姓疾苦强行征收人头税，很多走投无路的人们，丢下老婆孩子外逃。当时，因俄国人繁重的人头税，使得锡伯人生活更为贫困。

俄罗斯人占领伊犁地区的第二年，在该地区爆发了严重饥荒。塔兰奇人和锡伯人都陷入饥荒，只好挖野菜充饥。

※ ※ ※ ※ ※

我把上述所有事件，即从同治三年，也就是伊犁暴动爆发那年开始到同治十年，也就是俄军占领伊犁地区止，将直接参与者或目击者讲述的情况以及自己记录的资料汇集成了这本回忆录。书中没有夹杂任何假话。为什么呢？因为就那些史实我都来不及详细记叙，还有何闲功夫去制造谣言呢！残酷岁月的往事一一从眼前流过，不去想它还好些，一旦想起心中便充满悲伤和难过。

这本书翻译排版好之后，我通过跟我国驻乌鲁木齐的领使H·H·科罗特克夫交流，搞清楚了这位锡伯人回忆录产生的一些详细情况。原来，迪亚科夫先生还没有到达固尔扎城以前，这个锡伯人（巴里善）依科罗特克夫的请求，早已写好了自己的回忆录，所以现在的这份回忆录是原先文本最后一稿的译文。从科罗特克夫把这份译稿与其手中满文原稿对照的情况可以看出，跟原来的稿子相比，这份稿子有不少出入。一方面，他对所讲述的事件，忽略和遗漏了不少具体细节，另一方面，他也做了些值得重视的补充，这些补充包括有关数据、年代等。因此，科罗特克夫建议，最好用锡伯人原先稿子的同时，也用他在固尔扎期间所收集到的材料进行补充，这样有利于阐明伊犁地区这一段历史的真相。

В. л. 科特维奇